

# 中央訓練團怪人趣事

張守初

## 編制龐大教長難為

民國二十七年國民政府由南京經武漢遷都到重慶，成立中央訓練團，召訓黨政軍中上級幹部，施以短期訓練。文官薦任以上至簡任一級，如縣市長、省級科秘以至廳處長級人員；中央各部會次長以下至科秘級人員。黨務從縣市書記長以至高級負責人，也有其他社會工作人員。武職中校以上至中將，部隊長及幕僚人員。各階層各單位，包羅甚廣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兼團長，教育長負責實際責任，筆者受訓時教育長為王東原將軍，此外張厲生、段錫朋等要人亦分任各委員會主任委員。辦公廳主任李元凱中將，分設各單位主官多為中少將級，全團幹部多至千餘人，可說是最大的訓練機構。王東原將軍身負此重任，實實難為，自己是中將，駕御中將幹部及各期受訓學員不下數百人，既要嚴肅規律，又不便過苛得罪人，他能處理得宜，中規中矩，是筆者所見到的第一人。

筆者所有著作中從未見完人或絕對的惡人；王將軍健在，我絕對不是存心恭維，就事論事，

直言無隱。他特立獨行，把中訓團治理得像一部大機器，各種作息時間分秒不差，團內各單位距離分別用木牌標明若干公尺，步行需幾分幾秒。他任教育長三年（至筆者受訓時止），升旗降旗從未有一次缺席，即如外出公幹，亦必於降旗時趕回參加，如果外面公務未完，再趕往參加，不免受人議論稱為「怪人」。他言語動作姿態，無不中規中矩，工作起居，待人接物都安排得如同機器走動一般，分毫不差，所以受訓同學戲稱他是「機器人」。

三民主義青年團，河南省支團部幹事長王汝泮（現任立法委員來台健在）赴重慶公幹，和王教育長約定某日上午八時晤談十五分鐘，王汝泮在路上遇見友人，相談數分鐘，到達中訓團時已過八時十五分，在教育長室門口相遇，王東原說：「你的時間已經過了，改日再約談吧！」

王汝泮說：「是的，我遲到了，現在門口只談幾分鐘好了。」

「不行！我的時間安排緊湊，一分鐘也不能耽誤，改日再約談吧！」

王汝泮事後對筆者說：「王東原真是機器人

，怪人！太不近人情！」筆者回答他：「他並沒有錯，你是老習慣不改，差不多先生該被淘汰了。」

## 蜀道難汽車常拋錨

民國三十一年，筆者任職河南省軍管區編練處少將處長，八月初奉調赴中訓團受訓，同時有參謀長張孔嘉兄及徵募與編練二處上校科長各一人，四人偕行。由河南魯山縣乘汽車至洛陽，再轉乘隴海鐵路火車至寶雞。陝西寶雞本為一荒僻小鎮，此時已成爲北方與西南大後方的轉運站，商賈雲集，旅客衆多。因為戰時汽車班次不多，旅客在此候車大有一票難求之苦，往往等候多日不能成行。我們在寶雞候車，數日間已集聚赴重慶受訓者二十多人，由豫西師管區司令凌光亞出面，包租一輛客車，並與運輸管制站交涉，特准使用汽油。戰時汽油缺乏，管制甚嚴，有「一滴汽油一滴血」的口號，一般商車都燃燒木炭，只准發動時配用少許汽油。凌光亞司令黃埔一期，曾任憲兵團長，和運輸管制站人員多有舊交，所以沿途通行無阻，僅只六天行程就到達重慶。沿途看見許多木炭車好似老牛一般哼哼慢慢爬，當時

旅客作打油詩：「一去二三里，拋錨四五回；修理六七次，八九十人推。」形容未免過甚其詞，也確實有些事件類似。一般木炭車櫛風沐雨，沿途停修，由寶鷄至重慶二千多公里的路程，竟有需時十數日甚或月餘者，曠時誤事，旅人不堪其苦，千餘年前所謂「蜀道難」者不意復見。

我們包租的汽油車行駛甚速，預計由寶鷄至成都四天行程，成都至重慶二天行程，每日晚間電話次日宿站訂妥旅舍，沿途自由瀏覽古蹟名勝，可稱最愉快的旅行。不過在四川梓潼縣城出了一次小麻煩，在下午四時前後來一粗漢強行登車，凌光亞司令的副官告訴他這是包車，不能載客，他說：「搭便車到綿陽，多載一人有何妨！」二人爭吵以至相打，副官打破了那個人的頭，血流滿面，突然羣集十多輛大卡車，包圍我們的客車，氣勢洶洶，不准開車。此時才知道被打的人是一卡車駕駛員，他們同行齊來聲援。後來由我們同車劉戡總司令出面，請憲兵隊長及警察局長調解，賠償醫藥費（超過所需數倍之多）了事。當日本來預計住宿綿陽，因此延誤，只得暫住梓潼縣城小旅店。次日開往成都，順延數小時，到晚上七點多鐘才住進旅店。在成都停留三天，由同車的四川籍軍長二人設宴洗塵，並遊覽武侯祠及各名勝古蹟，然後經內江到達重慶。

### 報到手續一貫作業

中央訓練團設立重慶西郊復興關（本名浮圖關）下山坡，占地甚廣，從上面馬路汽車蜿蜒下通到團本部。黨政班二十一期，於三十一年九

月一日開訓，為期五週，十月初結業。規定於八月二十九至三十一日報到，開訓之日起不准報到入團受訓，此一新規定在糾正過去拖拉之惡習，為當時中訓團所獨一無二的特別規定。筆者等人前往復興關報到，在大門外兩邊排列長案接待，負責人查對召訓公文後，發給每人兩個有字號的木牌，給受訓人綁上衣物行李，由他們負責轉送到受訓者的中隊部，然後請到大禮堂辦理各項手續。從入團到出團所有一切請領物品及一切作業手續，分別到各櫃台蓋章一次完成，從此再無其他手續。這樣規劃週詳，一貫作業，現在看來或不足奇，但在四十年前有此創意，實為破天荒之舉，也是王東原教育長所獨創。蓋過各項印章後，就在大禮堂寫自傳，交卷時就發給一張報到單，單上註明某大隊某中隊，第幾室第幾號床位。隊上事務人員把受訓者的衣物寄存後，就在各人床舖上放置公家發給的被服蚊帳及一切應用物品，不需各人親自領取，如此省時省事，服務週到，予受訓者以良好印象。二十一期受訓學員共千餘人，分編三個大隊，下轄十二個中隊，第九中隊為中少將級軍官，第十中隊為上中校級軍官，其他中隊各為黨政幹部及其他社會人士。第一大隊長為劉戡中將，第二大隊長為歐震中將，第三大隊長為張淦中將，三人當時都任職集團軍總司令，任隊職者雖然佩帶官階也是受訓學員。筆者編入第九中隊，中隊長為三十二軍軍長唐永良中將，區隊長也是中將，第九中隊學員中將占三分之一，少將占三分之二，除事務人員外，各級隊職和學員同為受訓人，同在一起上課。

第一週為入伍週，術科由新兵教練立正稍息開始，當唐永良中隊長發出「立正」口令時，學員王公遐擺頭不予理會。唐隊長說：「王同學，你為什麼不立正？」他回答：「笑話！當了一二十年軍人，位至少將，還教立正稍息，這不是侮辱將軍嗎？」「這是教育長規定的，我不得不奉命行事。」「王東原××規定的，你叫他來教好了。」

唐永良騎虎難下，只得回到中隊部打電話，請示教育長如何處理？王東原回答他：「第九中隊情形特殊，這節術科改為自由活動好了。」他一向態度是做事認真，對人容忍，威而不怒，言詞堅定而不失委婉，所謂「大德不逾閑，小德出入可也」。雖然堅守原則，無關宏旨者亦可變通，並非完全的機器人也。升旗時看到第九中隊學員動作遲緩，王東原就說：「第九中隊老大哥們！請你們動作快一點，別讓小兄弟們見笑。」他對於不合規定的事，總是一再講解勸說，無論對受訓者或團內幹部，在筆者受訓期間從未聞有處罰情事。

### 尊師重道時間準確

開訓時全體集合在大禮堂，由團長蔣公親自主持，每星期日早晨作週會都由蔣公親自主持，此外每週中他老人家也來一二次。共同科目全體集合在大禮堂舉行，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在開學及結訓時來團訓話，各院長及部會首長都來演講，名流學者也來專題講話。各類專業科目，分別在各教室講授。共同上課時由值日大隊長發教

禮口令，授課者為師，聽課者為學生，尊師重道，不論階級身分，值日中將大隊長一律對講師發口令敬禮。有一次上防空課程，在大禮堂由上校教官講授後，由一上尉助教補充講解，值日大隊長劉截中將發口令向上尉助教敬禮，弄得那位助教怪不好意思的。至於作息時間的準確有如標準鐘錶，分秒不差，吹預備號時各授課人按休息室至課堂間的距離遠近（都有木牌標明），先到課堂門外等候，上課號聲一起即走入教室，一分鐘不能遲到。下課號聲一起，不論講到何處，立即下課，一分鐘不能拖延。中訓團內有兩個大標語牌：「確實把握時間」、「養成預備精神」。上課如此，各種會議及活動亦復如此。受訓者都是中上級官員，主持會議的能力，也是訓練項目之一。

筆者一次主持會議，限定為一個小時，討論各種有關事項，主席指引發言及控制會議程序，指導員在一旁打分數。除了言談態度分別評分外，由開會到結束恰為一小時者，指導員打一百分，多一分或少一分者，每一分鐘扣成績二分，事實上恰為一小時者很難辦到，筆者主持會議時僅超過二分鐘。

美國副總統威爾基來華，安排到中訓團訪問，排定時間為四十五分鐘。某日下午三點整到達中訓團，在會客室休息五分鐘，參觀十分鐘，歡迎會上教育長致歡迎詞及威爾基演說共十五分鐘，由中訓團音樂訓練班演奏十五分鐘音樂節目，共計四十五分鐘。筆者看着錶，一分鐘不差，現在說起來似乎不能令人相信，當時的確如此。時

間表事先印成，威爾基及所有接待人員各執一份，隨時核對，給予外國人一良好印象。王教育長一再強調：

「古人惜寸陰，我們要惜分陰，時間為成事的關鍵；浪費時間，就是浪費生命。」

### 第九中隊特殊現象

第九中隊可說是藏龍臥虎，官階為中少將，學歷有滿清時代的各種武備學堂、保定官校、日本士官、黃埔一至六期學生，年齡三十至六十多歲（當時還沒有退役制度）。老少同學，課後無話不談，打罵逗笑，無所顧忌，完全還像頑童學生。吃的伙食異常粗糙，八人一桌，四菜一湯，八寶飯（稗子沙粒混合其中），菜和湯不見油腥。

第一週為入伍週，不准自費加菜，第二週准許自費（全隊同學均攤）加菜一次，第三週兩次，第四週三次，第五週四次。當時伙食費公家支付每人每月七十元，而每人在福利社吃零食費多達千元上下，筆者認為不准隨意自費加菜，失去節儉刻苦的意義。有部分軍長或司令官隨帶人員很多，竟有帶着平劇班子來重慶者。每星期日週會後放假，檢查服裝（士兵服）後其部屬在大門外帶着轎子及衣冠迎接。重慶警備司令王公選亦參加受訓，他是黃埔二期浙江人，少年得志，據說甚得委員長寵愛，在團中肆意言行。他每星期日走出團門就換穿少將毛織軍服，全金領章（長方形金板上嵌一顆金星），全金馬刺，副官衛士擁上轎。

軍統局長戴雨農兼任中訓團警衛組長，由市

區到復興關沿途布置許多便衣人員，化妝小販暗中保護委員長。每次委座來中訓團之前，先經安全調查，才報告起程，所以委座一行只有二輛汽車，少數衛士。有許多類形打扮的情治人員布置在團內，偵察受訓者的言行，上課時到宿舍翻閱檢查，下課後混雜在人羣中刺探言行，夜間則到處聽房。第九中隊同學則不吃這一套，看見他們就喊「第五縱隊」！夜間感覺有人在窗外聽房，就高聲喊叫：「捉小偷」！第九中隊也參加各項實際競賽，結果王教育長總是說：「你們精神很好」，無以錦標相頒，只好給予「精神獎」。

這些高級軍官平常總是端莊嚴肅的統御部下，此時再溫學生時代的舊夢，每日嘻嘻哈哈，無拘無束，課餘羣居，天南地北亂扯一通。除了交換處事待人的經驗外，有時言不及義，談論私生活，闖房細行，無所不談。每次看到王教育長一副嚴肅的面孔，身軀畢挺，舉手投足，姿勢正確，講話一板一眼，高低抑揚，絲毫不苟，好事者就送給他「機器人」的外號。此號不但無傷大雅，而且就此科學時代言，正是極需要的人材。各中隊都設一指導員，大多是部會次長級人員，或者是社會名流學者。第九中隊指導員劉俠仁，為四川大學教授，言語有些怪異嗚嗚，本為四川人，長於口才，所謂愛「擺龍門陣」，亦無可厚非，但是這些將軍們有點厭煩，就戲稱他為「溜蝦仁」，有些頑皮的同學竟當面問他：「指導員吃不吃醋溜蝦仁？」他也只有一笑置之。

### 受訓心得永誌不忘

十月五日結訓，團長蔣公親自主持訓勉，會後各隊同學分別舉行惜別活動，驪歌初動，離情依依。中午在大禮堂聚餐，團長蔣公親臨與宴，餐罷微笑頷首說：「秋天轉涼，早晚注意加添衣服，上下車注意安全……」慈祥和煦，有如家長之對待子弟。聚餐後分別各回本隊，事務人員已經把受訓人所寄存的衣物行李放置在各人床舖上，各人換穿原來的軍服，所領服裝及公物放置

在床舖上，不用自己報繳，自有事務人員收取。各人物品行李及事務人員依照所開住址分別送交（自有專車來接者例外），不論路程遠近，只要在重慶市區內的旅店或住宅，不收費用服務到家，這也是中訓團特有的作風。筆者受訓最大的心得就是：「確實把握時間」與「養成預備精神」兩大守則，歸來後雕刻在象牙印章之旁，時刻作警惕。一切工作要事先預

備，待人接物都要有準備，例如去會親友，在途中應準備會見時如何講話？應該說什麼？不應該說什麼？以防言語有失。這就是正如古訓：「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」至於確實把握時間，王東原教育長可作表率，他一言一行都能把握時間，絕不浪費時間。筆者從事各項工作數十年，不敢吹噓有若何功績，自問從未遲誤時間，非求有功邀人稱讚，實乃一生信守，心安理得。

## 傅作義的悲劇

趙同信

傅作義字宜生，原係閩錫山舊部，抗戰軍興，最高領袖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中正對傅作義部一視同仁，對於曾經反抗過中央的軍人仍予重用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，傅作義的母親住在西安，蔣公特電陝西省政府，優予照顧，傅母染有鴉片烟癖好，被人檢舉，遭警察局拘押。傅作義聞訊電呈蔣公辭職聲稱代母守法，蔣公立電陝西當局，以其子領軍前方抗戰，為國效命，應速設法釋放其母親。並囑傅作義安心前方工作不必顧慮家屬親人，西安警局奉命釋放，傅母依仗兒子權勢，拒不出獄，給陝西省當局造成巨大麻煩，經有關人員多方勸說，始行離開拘留所。

民國三十七年，中共擴大戰亂，蔣公對傅作義特別倚重，特任為華北剿匪總司令，授以主持華北軍政大權，許其便宜行事，有求必應。一時傅作義聲譽鵲起，華北各省，軍政首長人事調動，多由傅作義全權決定，民國三十七年因公晉京，院部長到機場迎接者冠蓋雲集。離京時，送行者成羣結隊，真是權重百官，勢壓羣僚。

不意中共進犯平津，傅作義一槍不發，誤信中共局部和和平統戰陰謀詭計，簽署所謂局部和和平條款，實即變節投降，大軍數十萬，白送毛魯澤東，華北變色，平津陷落，人民慘遭浩劫，傅作義一失足竟成千古恨，自誤誤人誤國，成為悲劇人物，抑鬱以終，令人不勝浩嘆。